

懷想 CC

班上好幾年沒有人離開，沒有想到你腳步走得比班上同學都快，好像那是一個美好的所在，你急著帶領我們去。或者那是一個大家都畏懼的未知境地，你身為班長，要為我們先探路。

你身強體健，大學時，舉辦籃球賽，以高中畢業學校分組，人數不算多的台中一中隊，有了你，不致於任由建中隊、附中隊予取予求。

智田談過你一段往事，在大學參加一個營隊時，有一位女生主動要你做她舞伴，你沒有答應，女生脫口說：「人家要給你泡，你還不要。」，智田在 40 年後還記得這讓大家印象深刻的話。你的吸引力，能讓那保守的年代的女生情不自禁。

當兵時，一位普林斯頓的教授來找學生，你被相中，到普大唸固態物理，也在那裏遇到了終生的伴侶。

1976 年畢業時，國家有計畫推展 IC 產業，一些國內外的菁英被延攬到美國 RCA 受訓，你成了發展國家 IC 產業重要的一員，你是 IC 測試組的領隊。回到台灣工研院電子所你擔任課長、組長、所長。台灣的 IC 代工產業的 2 大巨擘台積電和聯華，都是那時在電子所育成小苗後，移植出去長成參天巨木。

後來你離開電子所，進入那時還非常新穎的建邦創投，沒幾年你被延攬回 IC 產業到華邦任副總、總經理，你的 60 歲生日宴是華邦為你舉辦的。你在宴會裡和一位歌唱專業對唱”貓”音樂劇裡的歌曲，顯現你對唱歌的熱愛。你也曾在家裡款待同學喝紅酒，看”歌聲魅影”。後來你養病時，我們去你家看你，你播”悲慘世界”裡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?，說你喜歡這首慷慨激昂的歌，尤其喜歡其歌詞。同學知道你喜歡 memory 這首歌，在你的告別式裡，以歌聲相送，你應該會喜歡。

同學溫兄(世仁)在時偶而有空會召集同學聚餐，溫兄猝逝，同學聚會懷念他，也擔心溫兄的小孩需人帶領，大家公推你擔此重任，有同學說了：「溫兄有說過，我們班上最聰明的人是 CC」。

上帝給你強健的體魄，你卻沒有珍愛，你說過，在電子所工作時，時常熬夜，每熬夜一陣，就掉一顆牙。你成了植牙的先驅，十幾年前，你就植了滿口牙，你說過不只一次，植牙的 200 多萬是一生中錢花得最值得的一次。溫兄去世後，班上

同學組團去黃羊川，見證他的事蹟。車上的大陸小伙子導遊不清楚我們的同學關係，接續你的話題時，脫口說：「那位老伯..」，引起同學大笑，你沒染黑的白髮在同學中顯得突出。但也沒有人會認為你的健康遜於其他人。

2009 年你在華邦副董職位上屆齡退休，隨即被台積電延攬出任世界先進董事長。同學都接近退休年齡，你開始更密集邀約台灣同學聚會，訂定每年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的星期六進行晚餐，大部分時候都是你買單，總是帶紅酒助興。大部分時候是 2 桌，偶爾 3 桌。有同學從美國回來，則會加場，一年聚會近 10 次。同學出席有人較勤快，也有人 3 年來 1 次，只有你每次出席，而且是由新竹赴台北。

2012 年 12 月 22 日，同學照例冬至的星期六聚會，在台大水源會館。很意外的，熊安平說：「CC 今天不會來了，他本來約我早上打球，卻電話告訴我要動膽管方面的手術，可能嚴重也可能簡單...」。大家心中忐忑，卻也沒意識到你已經踏上人生的另一階段。

聚餐前一天的星期五，世界先進的醫務同仁知你有黃疸的症狀，囑你去新竹馬偕檢查，結果發現有需要進一步詳細檢查。你電話聯絡了高中同學台大醫院的李伯皇醫師，討論後，星期六就到台大檢查，結論是胰臟有問題，排定下個星期三開刀。你從此走上了 2 年半抗癌的漫漫長路。

同學們的建議多到難以一一細讀，蛇草、雷公藤、苦瓜、牛樟芝...都在推薦之列。你不信任何沒有科學實測過的藥物，顯現你一貫的理性本色。你完全接受醫師專業的安排，放療、化療你沒有說過苦。台北的聚會你減少參加，喜愛的紅酒也遵醫囑完全斷絕。

曾憲章 1、2 個月回台灣一次，都會找安平打球，你去了一次，沒揮桿，陪著走。你們以前都是 3 人行，每次打完球都會到你家聊天。如今打球剩 2 人行，打完球還是會到你家，回憶從前 3 人打球的美好時光，了解你的情況。憲章經常為你安排新竹聚餐，台北的同學常有幾位會來參加。憲章從大陸帶給你文房第五寶，讓你享受寫字的樂趣。還帶了一張古琴，為你安排老師。你有秀過你的書法作品，大家都喜歡。宗榮嫂學”原始點”療法為你每日按壓，助你康復。

手術後你暴瘦，減了 20 公斤，大家希望你加餐飯，體重回復不多。你漸漸的盡量回復正常作息，回到公司上班。術後一年半的 2014 年 6 月，在淡水的同學聚會裡，你神情有點黯然，告訴大家，3 個月 1 次的追蹤檢查，醫生說腫瘤有轉移到肝臟。11 月同學安排爬北投面天山，你展現強健的體魄，和 2 位同學率先上到山頂。我私下欣喜。

手術滿 2 年，你告訴同學，醫生建議 2 選 1，換用更強的化療藥品，或動手術。你選擇動一個 minor operation，1 月初進台大，預計 10 天左右可以出院。結果，一直沒有你出院的消息，傳給我們的信息是術後有肝膿瘍，無法出院。雖然在小年夜出院，但問題未徹底解決。此後，我和憲章幾次去看望，你說腳痠到難以成眠。後來你又住院，信息斷絕，直到 7 月 2 日傳出你走了的消息。

立刻有新聞報導，我只記得看到的第一篇新聞裡一位你熟識的業界人士說：「章青駒是一個好人..」，我深有同感，沒有比這更榮耀的讚美了。你一個女兒說：「把拔有一次帶我走路，看到一位同事買了新車。把拔很有感觸的對我說，看來我這一生是做對了，我使得這些人有能力買車 ..」

同學都知道你的記憶特別好，畢業了 40 年，班上同學學號只有你還記得清楚。因為你有思考過，學號是從北部學校的保送生開始，一路往南部學校排，排完保送生才是聯考甲組狀元。你也清楚台北市的門牌號碼，單雙號和在道路南北側或東西側的關係。

我常搭你便車到台北參加同學聚會，有一次，看了 UTUBE 上的”清朝留美幼童”影集，後來又看了蒲安臣的資料(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，1820 年 11 月 14 日—1870 年 2 月 23 日。擔任過美國駐華公使 6 年，因他為人正直，他卸任駐華公使後，清廷委請他擔任中國駐美使節。為清朝和在美華人爭取到很多權益)，我在車上和你談到蒲安臣，我合理猜測蒲安臣在安排留美幼童上面可能也有貢獻。你說應該沒有，因為蒲安臣的時間稍早，時間上稍微錯開。我回家後查了一下，你是對的。

大嫂的紀念文裡說「晚上散步時，只要有月亮，您一定要女兒，由月亮，推算出今天是農曆幾號?」，這也是我對我自己的考試題目。

2015 年 3 月你最後 1 次來參加我公司的董事會，因為剛好是春分，會後聊天，你說到一般曆書上都註明春分在 3 月 21 或 22 號，其實春分不是一天，而是一個瞬間。24 節氣也都不是 1 天，而都是 1 瞬間。既然如此，就會想到 24 節氣之間的時間長度是不是完全相同。你、我和交大蔡文能教授，展開了一番討論，後面還繼續以信件討論。下面是你最後的一封信，在你離別的 3 個月之前：

ccchang@vis.com.tw [mailto:ccchang@vis.com.tw]

Sent: Monday, March 30, 2015 8:37 PM

Subject: Re : Re: RE: 節氣的間距

橢圓有兩個焦點，太陽在其中一個焦點，不是在橢圓長軸短軸的交點。所以春秋分等分角度，但不等分橢圓周。

既然太陽在橢圓的焦點，就有近日點、遠日點，近日點時看太陽走 15 度時間就短（刻卜勒第二定律）。目前近日點落在一月三日附近，所冬至到小寒時距最短。

CC

春分是太陽運行到天赤道和黃道交點的那一瞬間，而節氣完全是以角度來分割，軌道是橢圓，太陽在上面運轉時快時慢，”24 節氣的時間間距沒有 2 個相同”。道理不是太難，但不是物理專業的人不會去思考這問題。我碰過的人只有你對這些問題有興趣、有了解。

我們算不上至交，但緣分特別多，我們高中同校，大學同系，留學回來後同年到新竹工作，之後都沒有離開新竹。你手術後的 2 年半，同學從台北、大陸、美國回台灣，通常都會來新竹看你，我都會陪同，見你的次數多了，對你有進一步的了解。

你有獨立清晰的思考。對你滯留在美國的高中時的班長黃芳彥，你曾經有這樣的評語：「我所知道的黃芳彥絕對不是壞人，他很熱心很義氣...」從高中到大學，我們的同學裡有不少名人，IC 界也有不少人比你更有名。但是讓周遭熟知的人從心底發生敬愛，鮮少人比你強。